



禮書卷第十二

裘制

- 黼裘
- 羔裘
- 麕裘
- 鹿裘

裘制

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良善也良裘王所服也

待頒賜

鄭司農云功微羸謂狐青麕裘之屬

又曰大喪盛

裘飾皮車

皮車遣車之華路故書盛為禹鄭氏云禹裘陳裘也

凡邦之皮事掌之

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司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

大裘羔裘也

又曰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

尸從車

裘大也記曰童子不衣裘裳曾子襲裘而弔子游

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

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



出襲裘帶緼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
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不以弔不
吉服練鹿裘衿長袪祛楊之可也祛而楊之也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內則男子二十而冠
可以衣裘帛玉藻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大裘羔裘
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君之
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緇
衣以楊之麤裘青豸裘絞衣以楊之羔裘豹飾緇衣以
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
裘不楊不文飾也不楊裘之楊也見羔也服之襲也充
羨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無事則楊弗
敢充也童子不裘不帛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楊學記
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

經與主人拾踊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紵數也

英裘以羔羊之革素絲五紵絨絳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總數也

也旄立責衛伯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鄭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

英粲兮三英三德也晉羔裘刺時也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

位羔裘大夫之服在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蒹葭曰君子至

止錦衣狐裘毛曰狐裘檜羔裘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幽七月一之

日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大東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曰舟舟楫之人鄭曰家

語大裘以黼之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緇衣羔裘素

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又

曰公西華乘肥馬衣輕裘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荀子曰
 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頰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淮南子曰
 夏之不被裘非愛之也燠有餘於適也冬之不用翬非
 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左傳曰東鄭書哲憤而狸制衣
 又曰臧之狐敗我於狐貍又曰蔡昭侯如楚持羔裘二
 又曰渾良大紫衣狐裘列子曰榮啓期被裘帶索林類
 底春被裘拾遺穗又曰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
 冠冕而裳

鄭氏曰以
 黼裘羔與狐白
 雜為黼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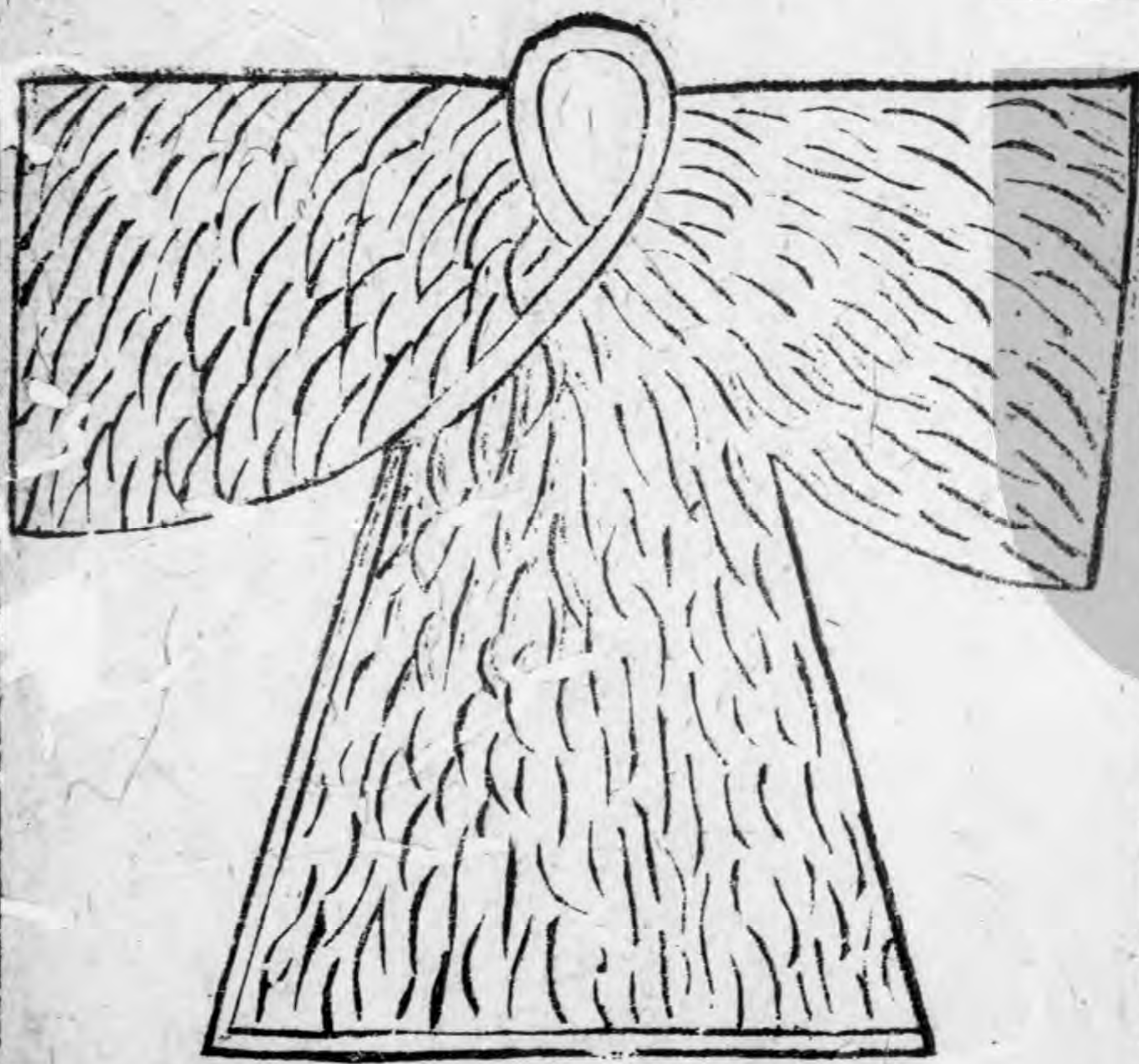


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為大
 裘以共王妃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

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
 謂狐青麕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然則
 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
 狐青麕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麕燕居之裘必以
 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刺不目強於政治
 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
 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
 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
 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祗滌濯宗伯大祭
 祀省牲祗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上
 之曰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
 制禮盟重於既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
 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蒞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

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為一則曰大裘
 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為獮則曰黼裘以誓省獮田然大
 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
 誤矣

羔裘



王人裘以祀天諸侯羔裘以朝士儒皆曰羔羔裘也蓋羔取其有神神者而不羔也而必跪黑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曰先王之所尚也然大裘尚質羔裘有文故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羔羊之革素絲五緇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紵總數也爾雅曰緇縫也孫炎曰緇界也蓋羔裘以素絲為經施於縫中以為英飾其界有緇有縫其別為紵其聚為總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大裘異也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褻麕裘青豸褻何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豸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褻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其託物同而意異者義德一也善

用之則為武不善用之則為暴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巨則褻飾異焉然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麕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未衣以用全為貴則狐黃之裘無異褻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耶

麕裘青豸褻



爾雅曰鹿牡麇牝麇其子麇麇即麇也詩曰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
 其類而麇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玉藻曰麇裘衣青
 豸裘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麇裘鄭氏釋聘禮曰
 麇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麇裘素衣以裼之則絞衣
 素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記曰
 裘之裼也見羔也服之麇裘也充羔也則袒而見裘曰裼
 拊而充裘曰襲素衣麇裘則麇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
 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
 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崔靈恩之徒以爲袒而有衣曰裼
 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
 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龍裘衣何耶檀弓曰練練衣黃
 裏練緣鹿裘衣衡長祛祛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

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
 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詩曰衣錦尚褻蓋惟錦加
 綢以惡文著餘衣固不然也昔衛侯戒渾良夫食良夫
 紫衣狐裘至袒裘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抑未聞紫
 衣之外復有衣也

鹿裘長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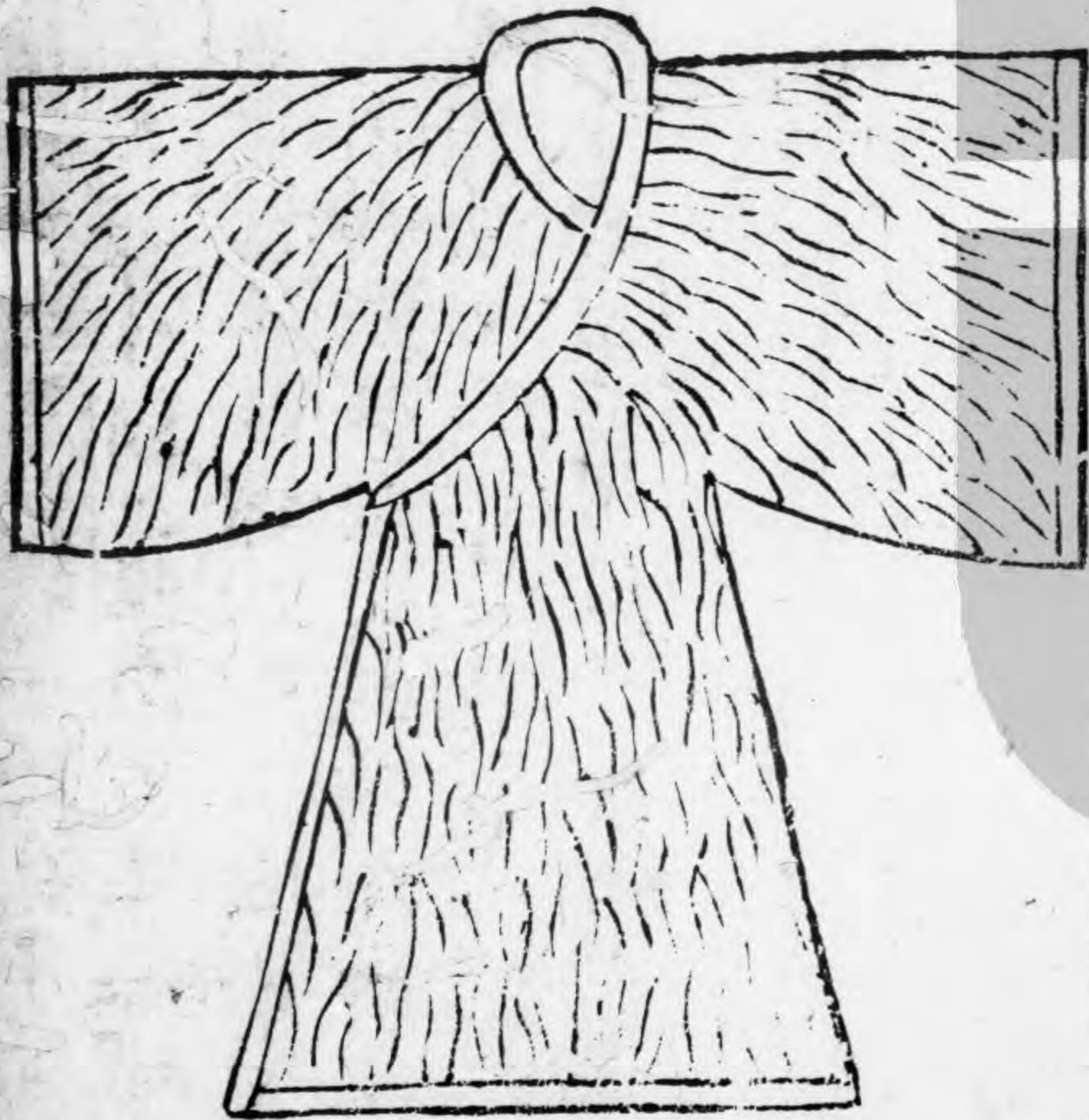
禮記練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列子曰孔子見榮啓
 期行乎郕之野鹿裘素帶啓期之服固不足論練用鹿
 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
 其類者也故裘用焉周禮既練乘藻車鹿裘與此同
 義鹿裘祛楊之則楊其祛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鄭氏
 曰有祛而楊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禮書卷第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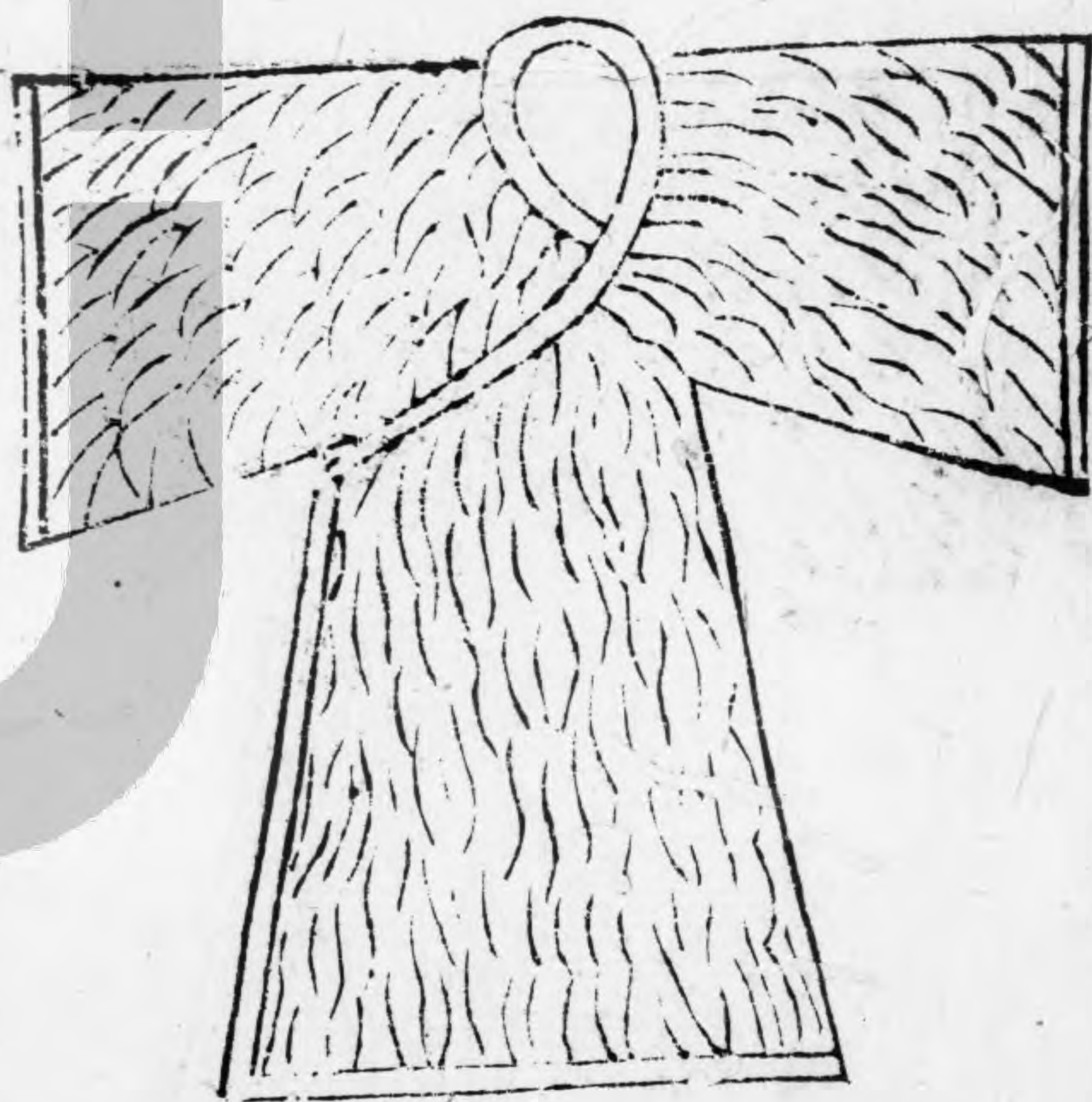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十三

- 狐白裘
- 虎裘
- 狐青裘
- 狼裘
- 黃衣狐裘
- 熊裘
- 狸裘
- 羆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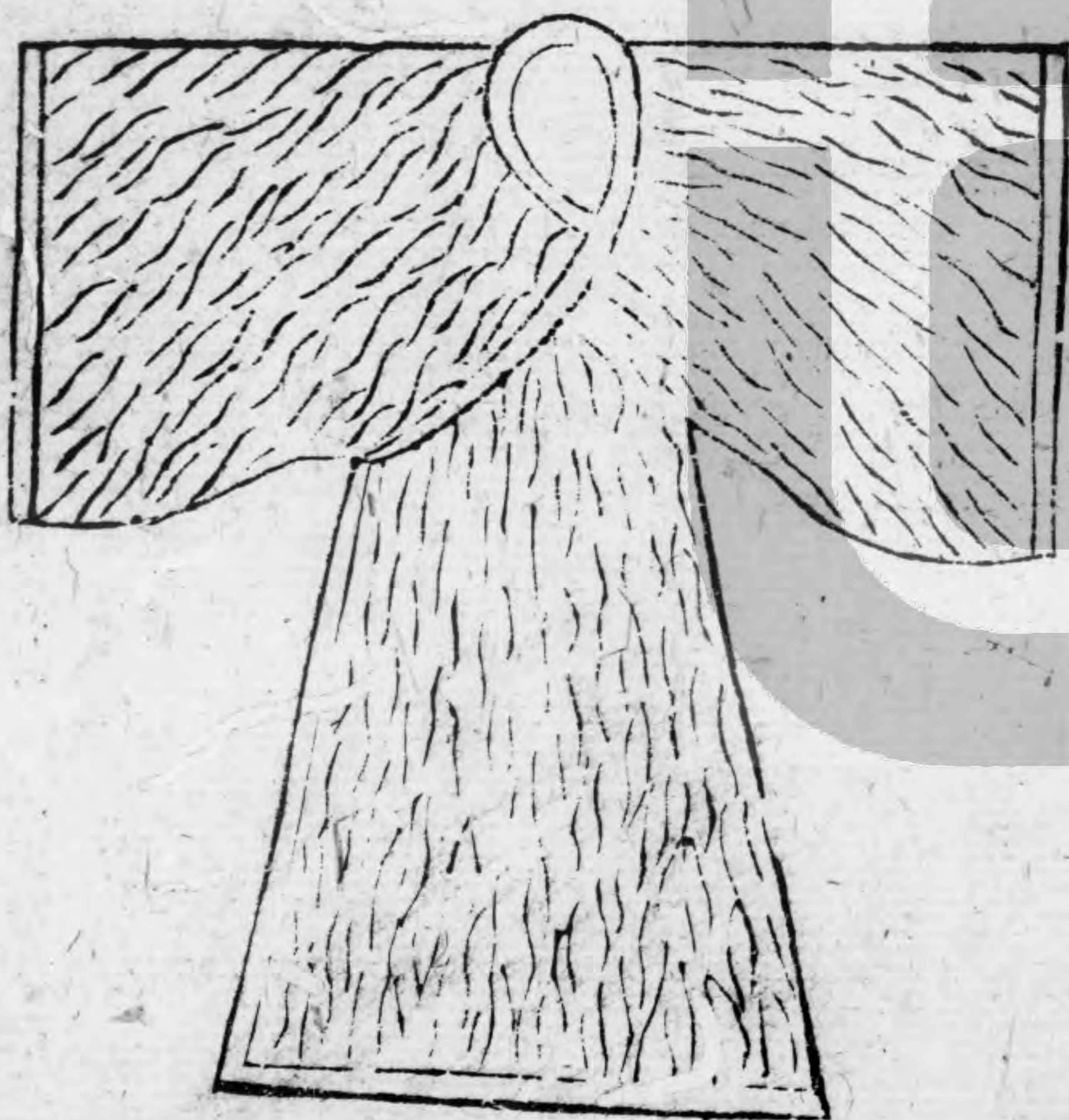
狐白裘



狐青裘
裘



黃衣狐裘



詩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又
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語曰

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黃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
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然則玉藻
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
衣以裼之燕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暗與燕服也玉藻
曰天子卒食玄端而居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制言養
老之禮重氏深衣夏后氏燕衣商人編衣周人玄衣於
夏言燕衣則深編與玄皆燕衣也鄭氏以此為燕衣曰
子皮弁諸侯維蓋天子齋則玄端而冕燕則玄端而冠
卒食玄端則以不必玄端也諸侯夕深衣則非夕不必
深衣也故周官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
王之燕服豈特玄端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
終南之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黻衣繡裳蓋始言燕服
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為行禮之服謂狐白之

上衣皮弁歟非詩論語之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
衣以裼之蓋大夫士之燕服也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
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
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
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
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曰
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
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歟古者所
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鷩鷩雉頭鶴氅
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史記李充遺蘇秦黑貂裘王子

相如服鵷鷖晉武帝焚
雉頭裘王恭被鷩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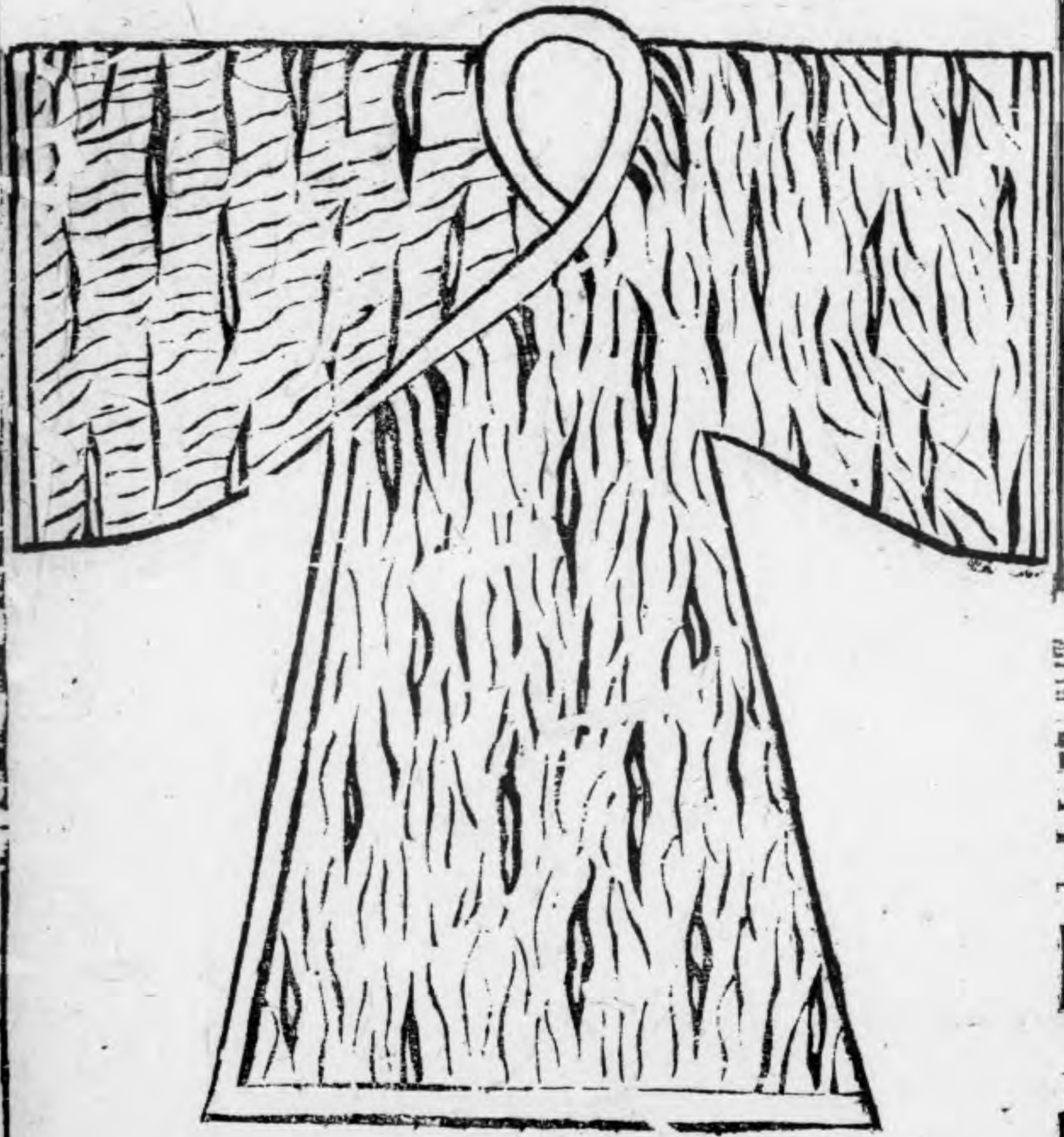
周穆王以青鳳毛為二裘可馬

狸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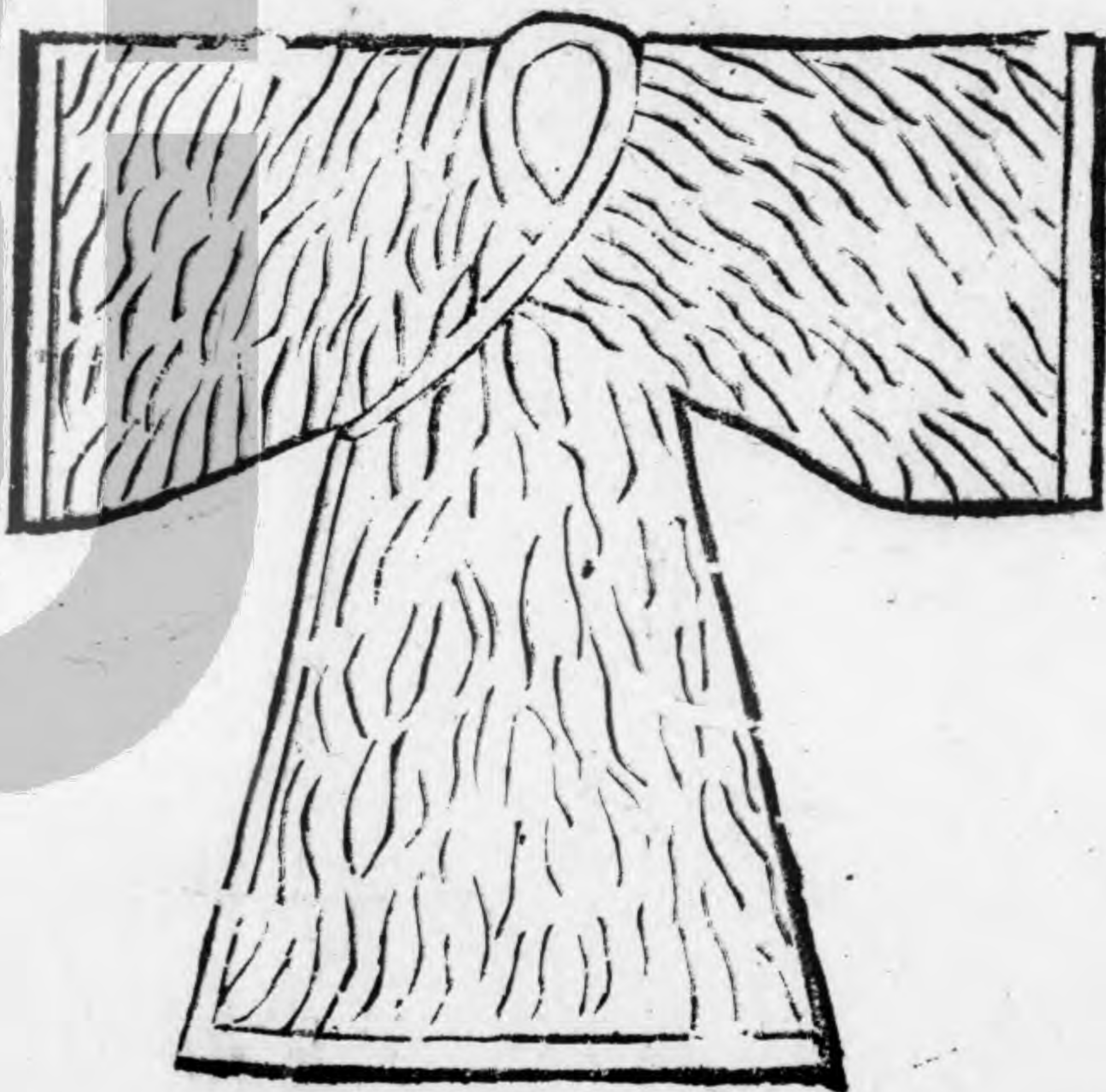


詩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左傳曰哲憤而一狸製定九年夫
公子無豫於事而狸裘東郭即戎而狸製則狸裘非禮
服之裘也傳又曰臧之狐敗我於狐駘襄四年則春秋之
時戎服亦以狐裘也

虎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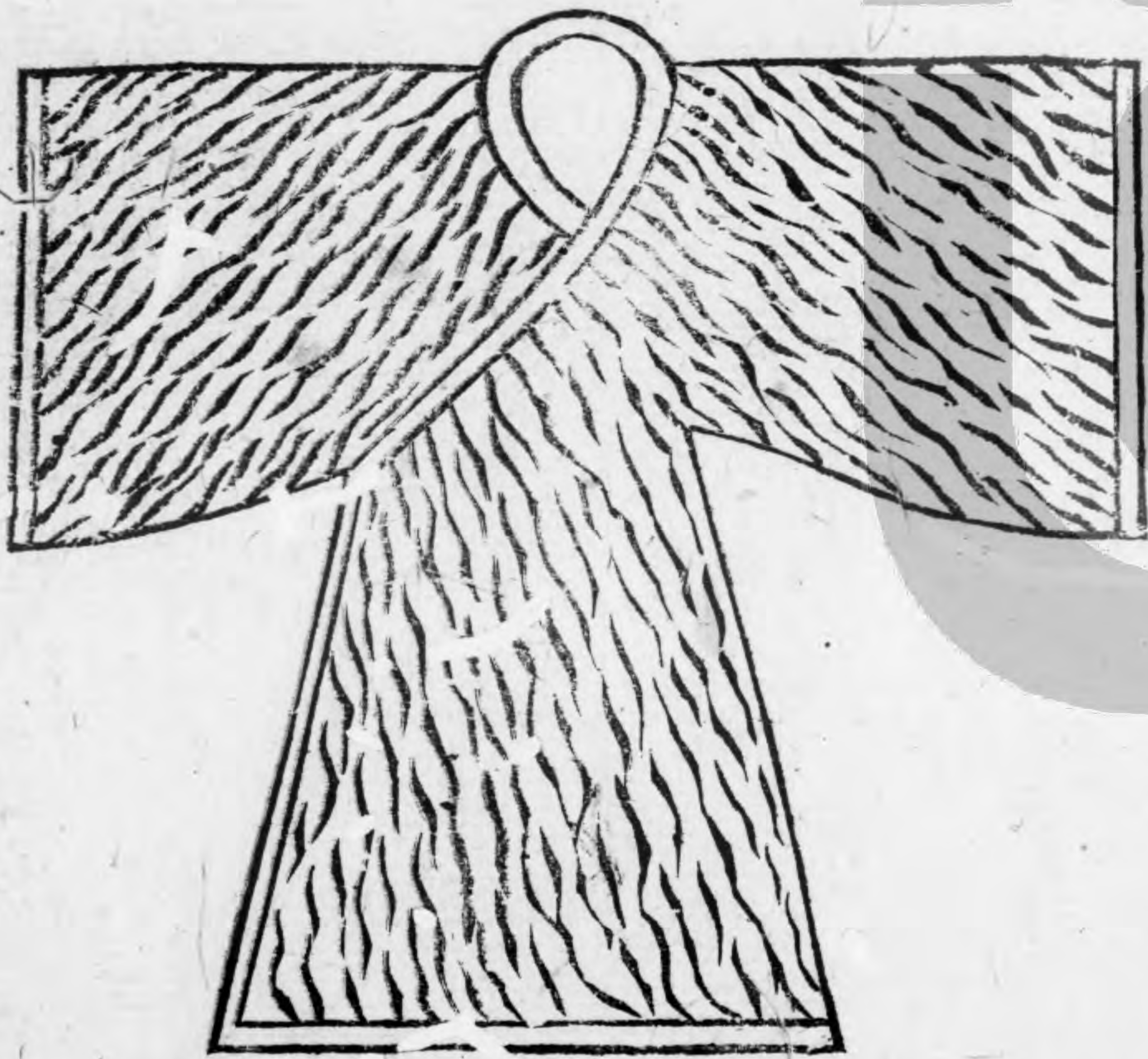


狼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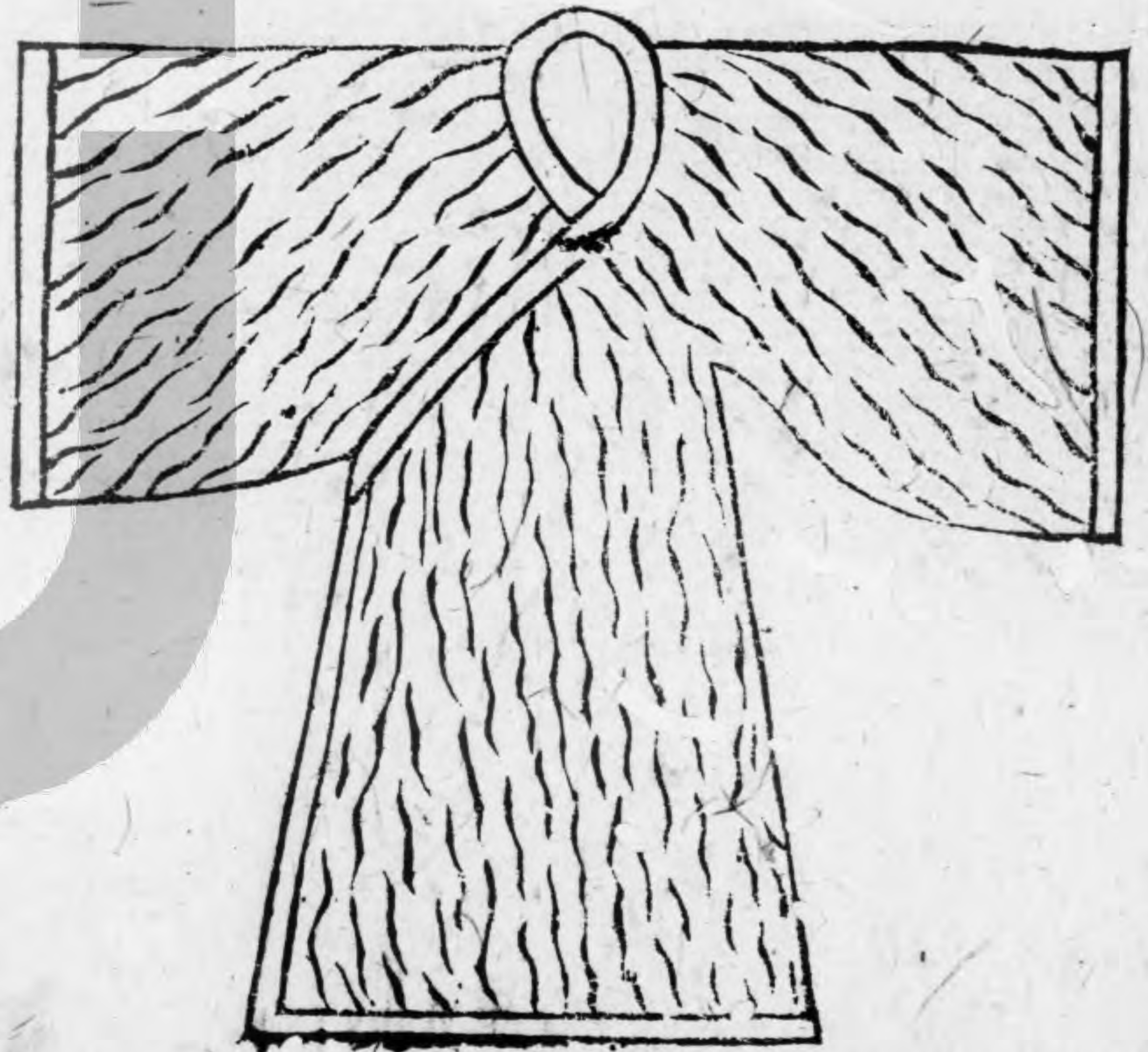


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鬚之飾則左右虎狼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爾雅狼牡獾牝其子獾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機曰善爲小兒啼禮記有狼臙膏

羅裘



熊裘



周禮亢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
皮革鄭氏曰蝥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
熊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熊羆亦裘
之美者也

禮書卷十三終

禮書卷第十四

天子素帶

諸侯素帶

大夫素帶

士練帶

革帶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天子素帶

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焉飾以朱綠帶之
結處有紐又以組貫其細而約之垂長三尺上帶
廣四寸約細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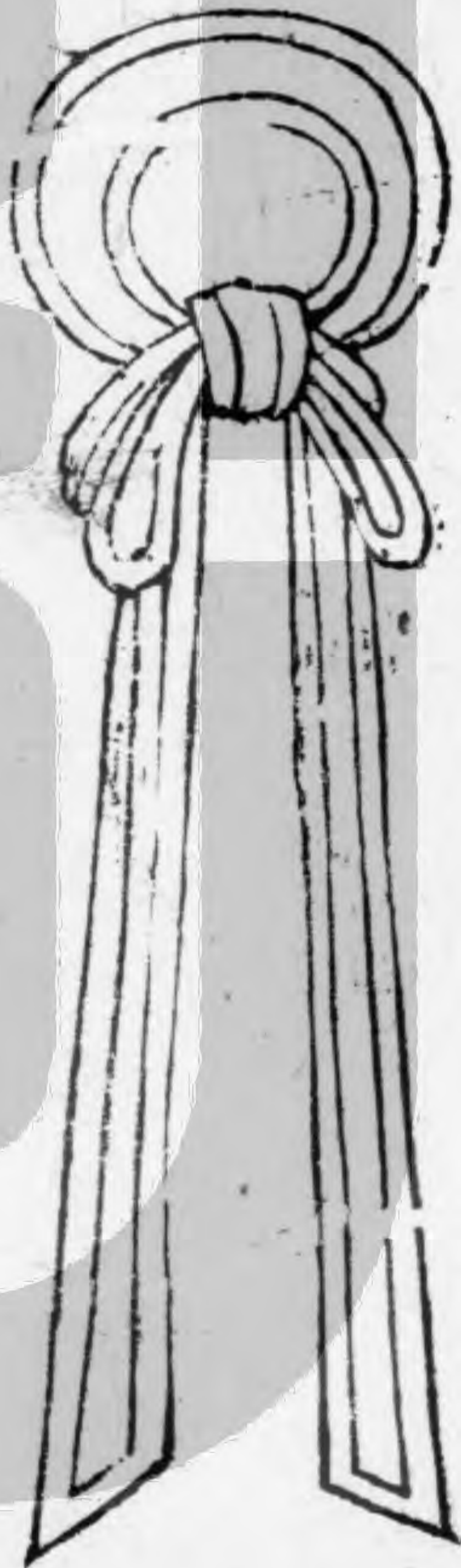
諸侯素帶

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線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



大夫素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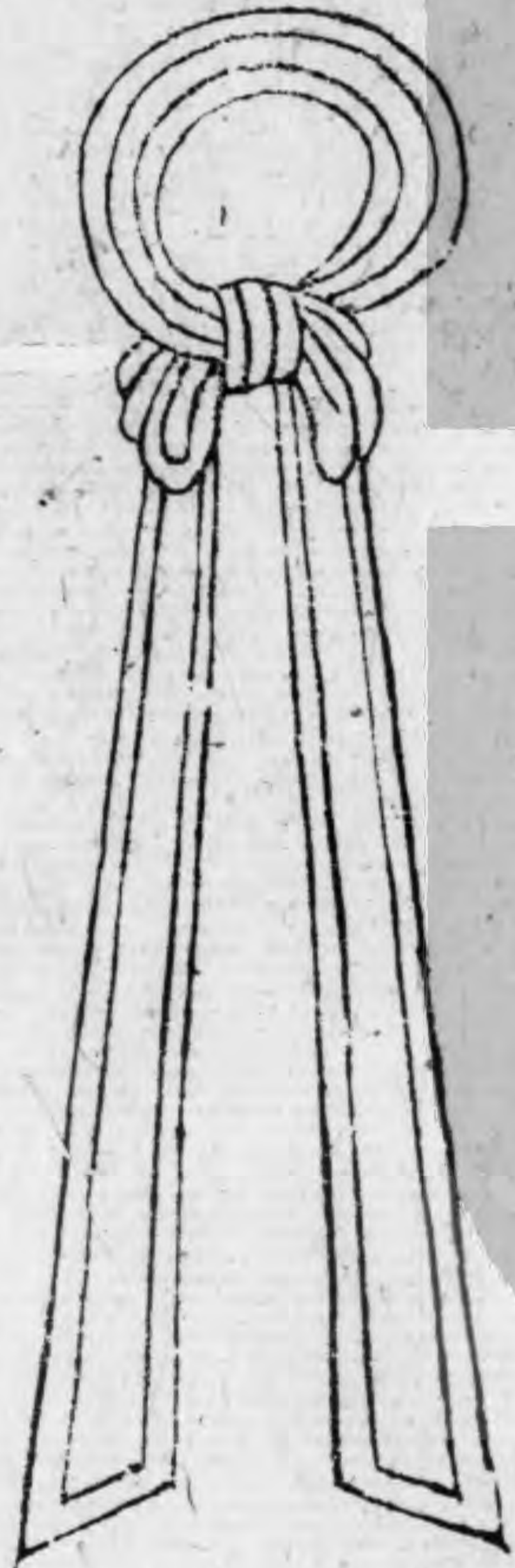
素帶不絲辟飾以玄華大夫以上素帶士練帶弟子縞帶皆帛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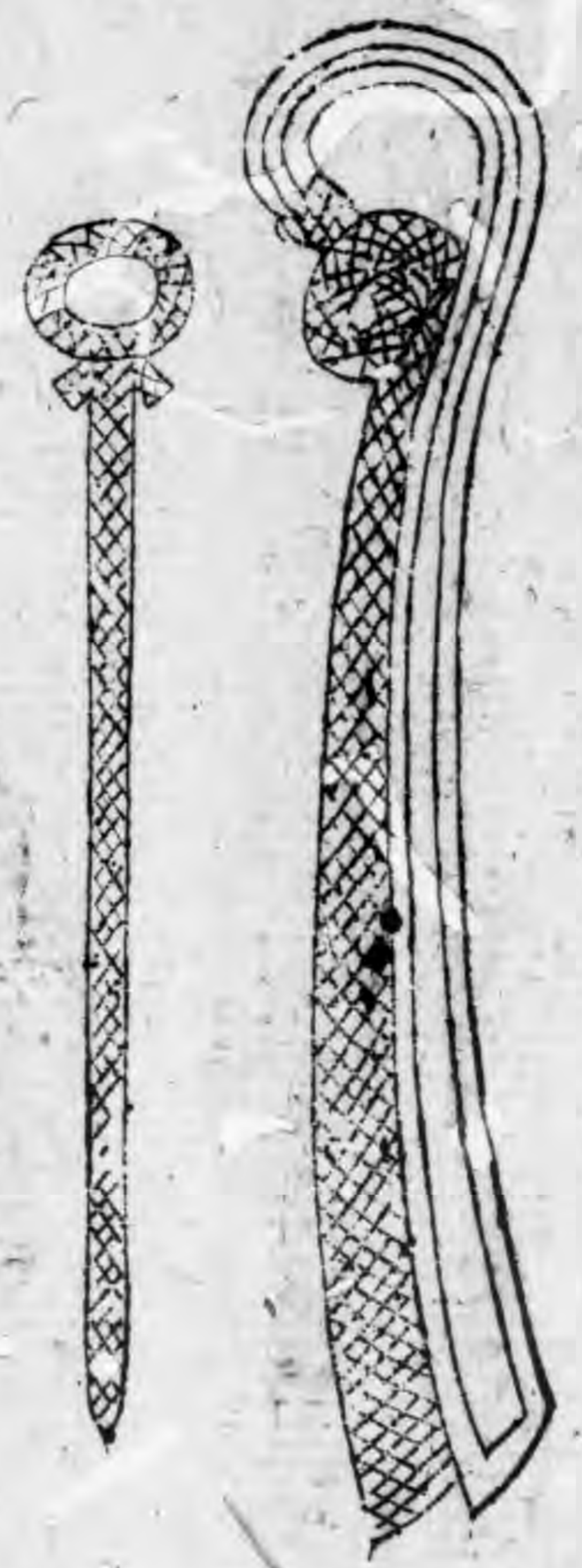
士練帶

練帶辟積其朱三寸其廣不至四寸紳組長三尺鄭氏謂士以下皆禫而率然雜記於諸侯亦言率帶則率不

特也於禫也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晉語曰內子為大帶荀子曰逢衣淺帶傳信不疑傳曰褒衣博帶釋名曰帶帶也內則子事父母鞶紳搢笏婦事舅姑笄總衣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并細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



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

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記曰公襲卷衣一朱

絲帶由加大帶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

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鼓必言重又曰率帶諸侯

大夫皆五采此襲尸之帶左傳曰鞶厲游纓昭其度也左相

深衣曰帶上毋厭髀下毋厭脅當無骨者左傳曰樂相

子請帶於季武子武子召使者裂裳裳帛與之曰帶其偏

矣元

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

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忱以至許慎

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忱

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

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
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
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
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
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
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縹四寸則結處再縹屈之四
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
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
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
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禮器冕朱綠縹雜記公龍
朱綠帶聘禮問諸侯朱綠
樂皆取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
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
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

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
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
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歲功則帶縹而已
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弁紐約組三寸再縹四寸紳鞶結
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矢之太
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鞶結三齊叔向曰衣
有禮帶方結
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鞶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
言華則五色備矣禮華云華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
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
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
以下裨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
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王公侯伯子男素帶
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外

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儀羅白大綬
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綠五品已
下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
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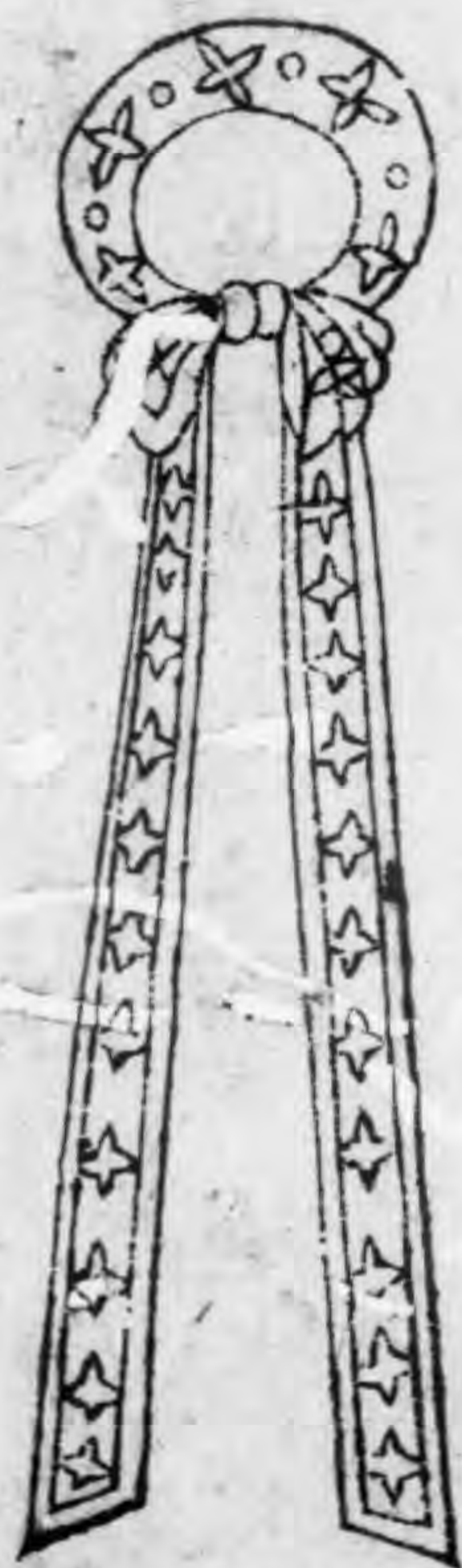
革帶



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
寸士喪禮鞶帶摺笏鄭氏曰鞶帶韎鞶緇帶不言韎緇
者笏見鞶目有帶鞶帶用革笏摺於帶之右旁然則革
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鞶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

革帶笏摺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鞞曰乾時之役
申孫之矢集于相鉤鉤近於祛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
以拘之後世謂之鉤釧即阮阮甚云釧螳螂鉤以相拘帶
謂之鉤釧唐以玉為鉤釧與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吉而
已荀卿曰縉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鞶屨
象裳色而革帶與鞶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鞶同色
歟

居士錦帶



弟子編帶



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訪長憐孤取舍好讓
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民之
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曰居士錦
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也居士錦帶以其有備成之
文也弟子編帶以其有受道之質也編薄繒也與素帶
不同吳季扎以編帶遺子產蓋吳地之所且者編也荀
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

云能者也離蹤而跋訾者也然則處士即居士也
古之所謂處士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
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
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謂君子處士
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

禮書卷第十四終

禮書卷第十五

深衣帶

童子錦紳

鞶鑑

率帶

布帶

玉冕服赤舄

皮弁服白舄

冠弁服黑舄

后禕衣玄舄

榆狄青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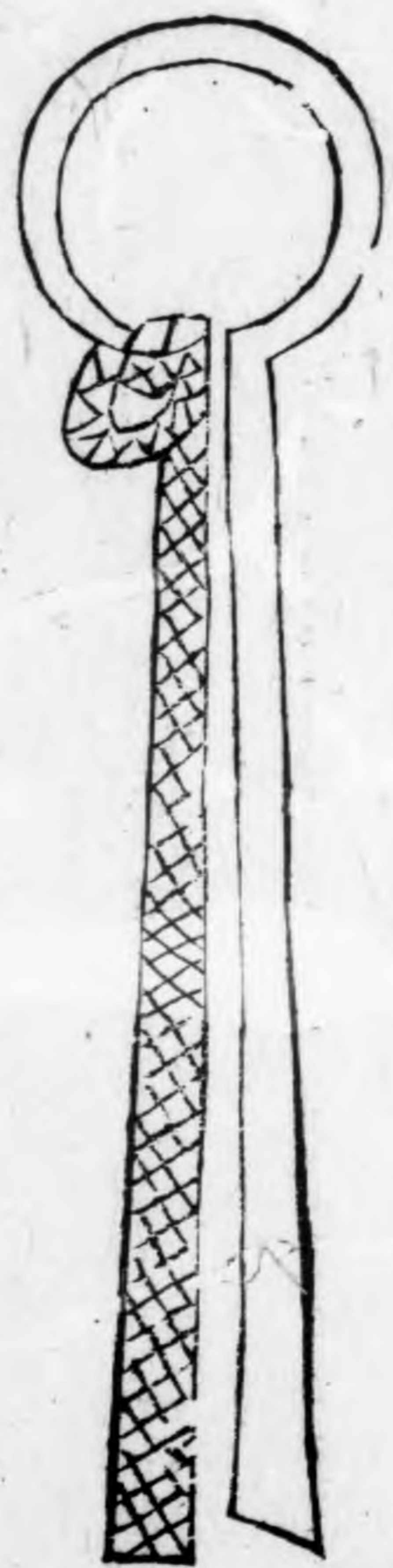
闕狄赤舄

鞠衣黃履

展衣白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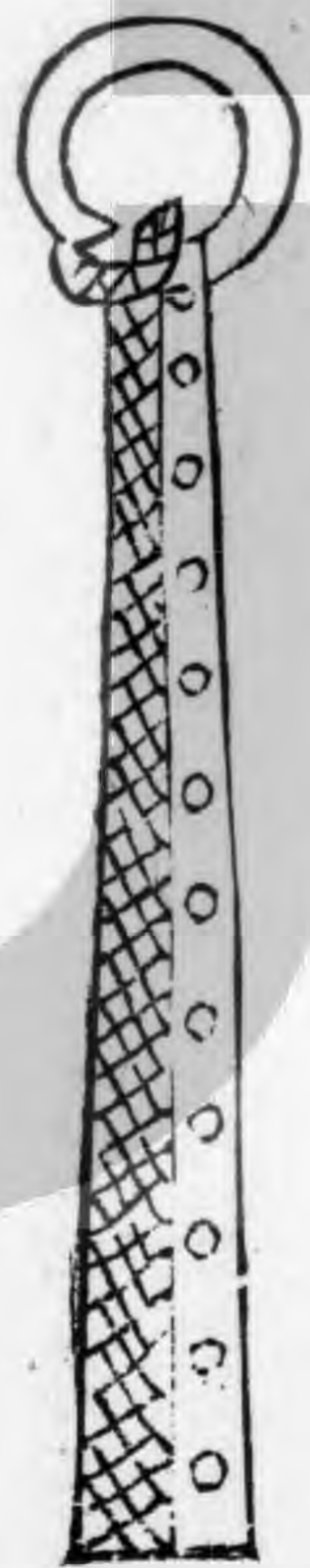
祿衣黑履

深衣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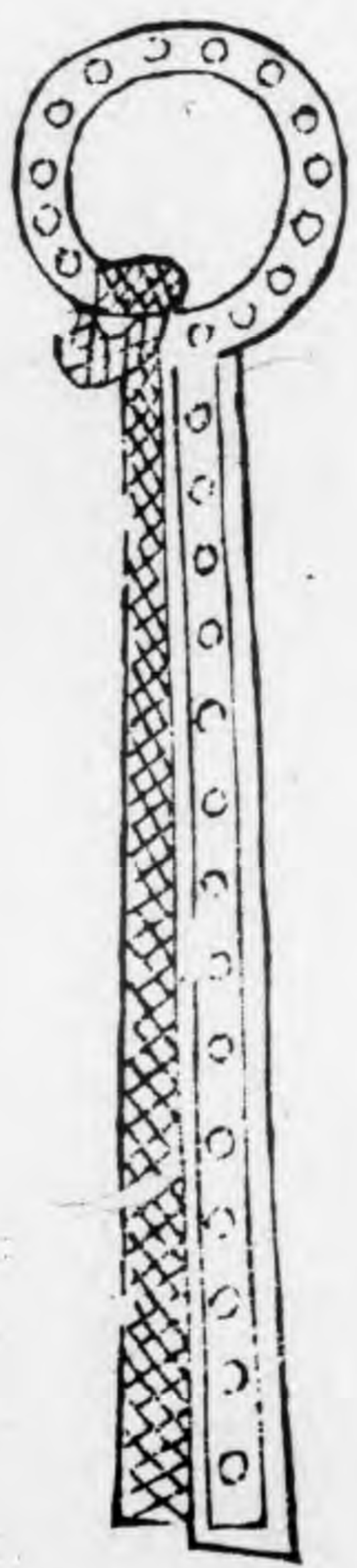
深衣曰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玉藻曰紳三尺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然則人長八尺紳三尺而居帶下之二則大帶以高為貴而帶下四尺五寸矣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氏曰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故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當無骨者以適便為貴則其下無四尺五寸儀禮士朝祭皆緇帶則天子諸侯大夫朝祭無異帶矣深衣之帶其飾蓋若大帶歟

童子錦紳



王藻曰童子錦紳并緹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然則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肆伸之也束組細也紳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鄭氏以肆為肆

鞶鑑



內則曰婦事舅姑衣紳又曰女鞶絲左傳桓二年王子鄭伯以后之鞶鑑定六年衛公救文子曰定之鞶鑑杜預曰鞶帶以鏡為飾今西方羌胡猶有之然則漢孝惠時郎侍中皆具帶其飾蓋類婦人歟

率帶



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氏曰此謂龍衮之大帶龍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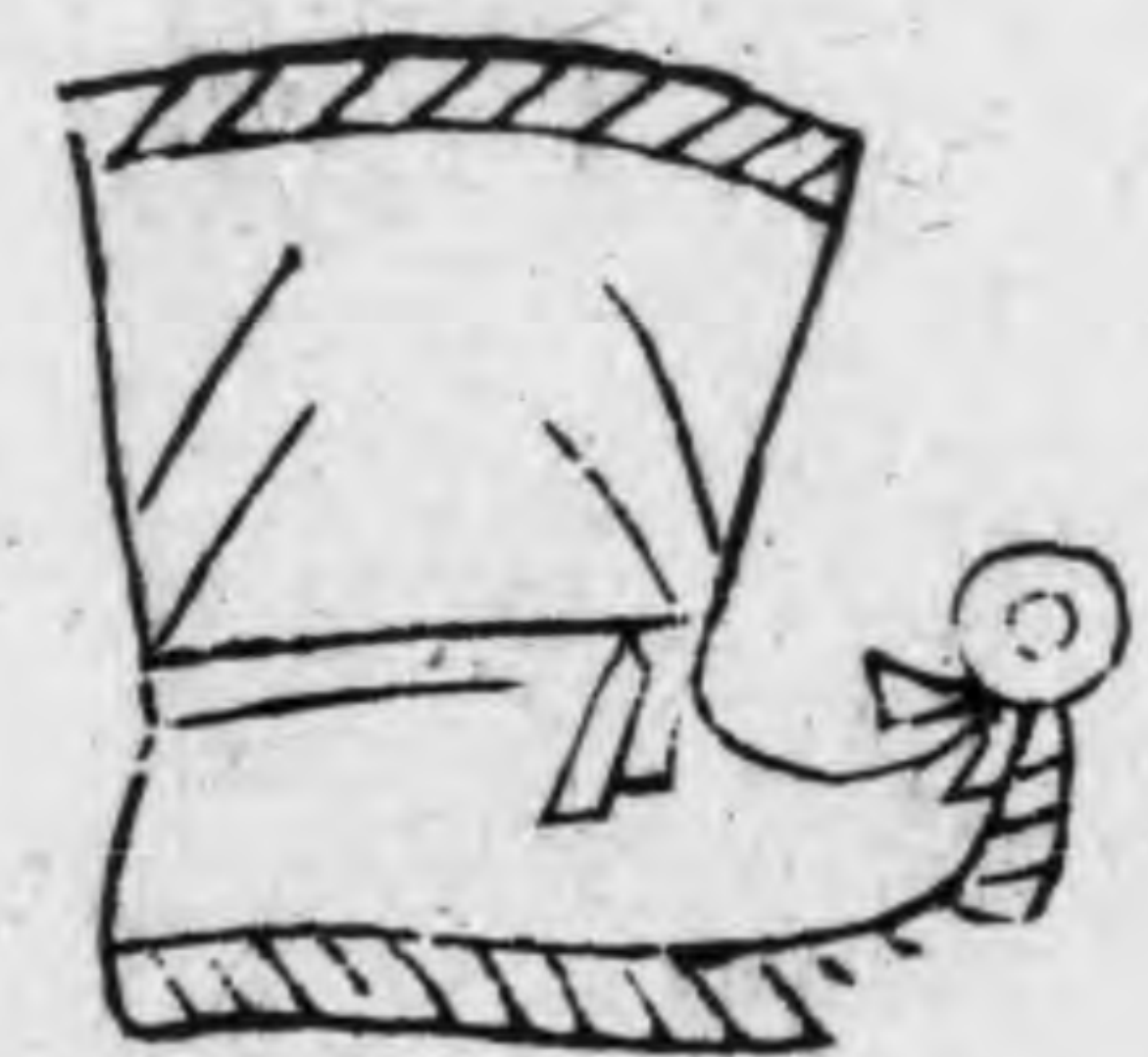
布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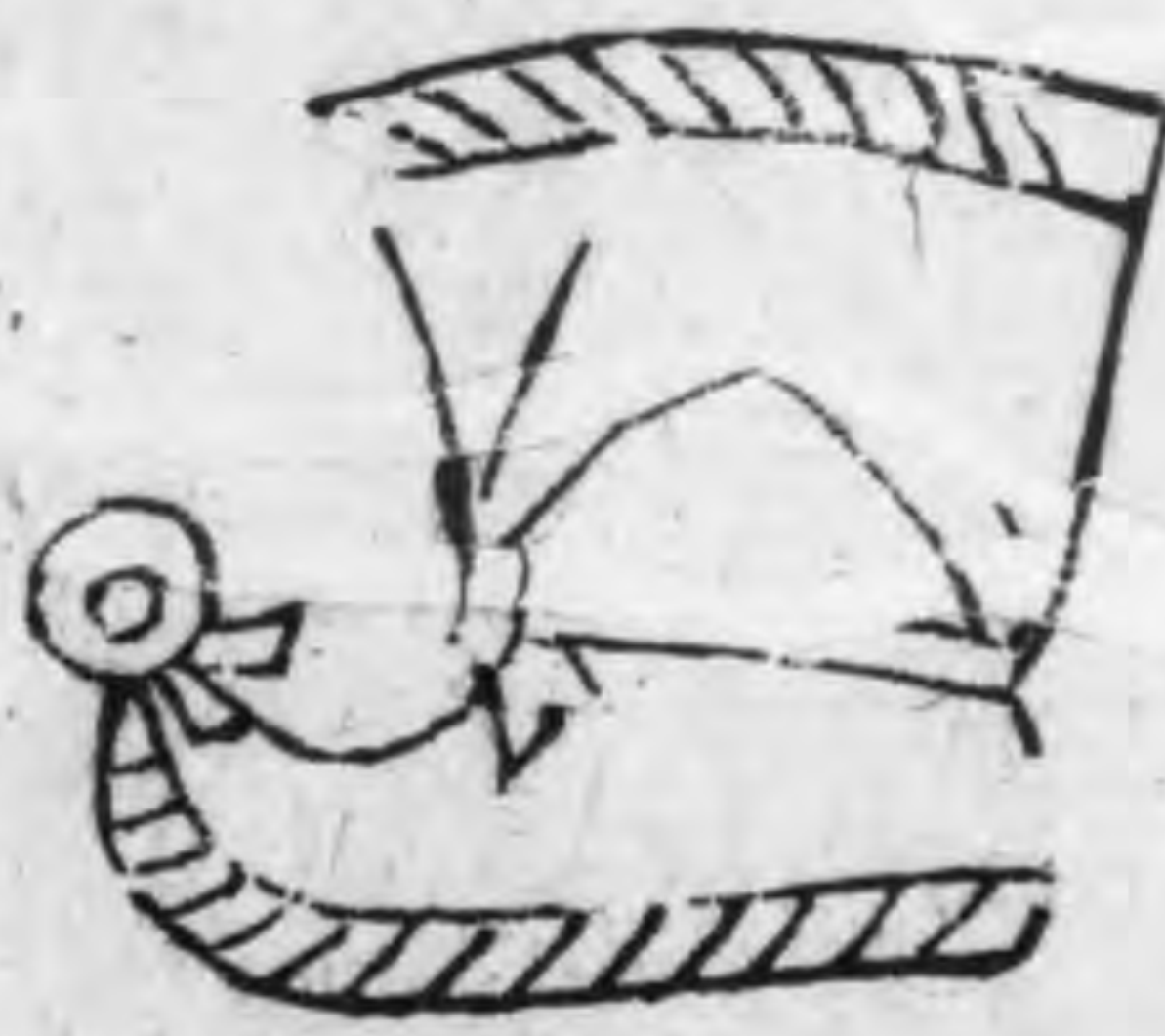
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緇布冠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蓋非純吉

故布衰因喪履布帶非純凶故深衣緇布冠斬衰要月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公士大夫之象臣為其君斬衰經布帶齊衰以下皆經布帶以象臣厭於天子諸侯齊衰以下輕於斬衰故象革帶者布而已

王冕服赤舄黑絢



皮弁服白舄青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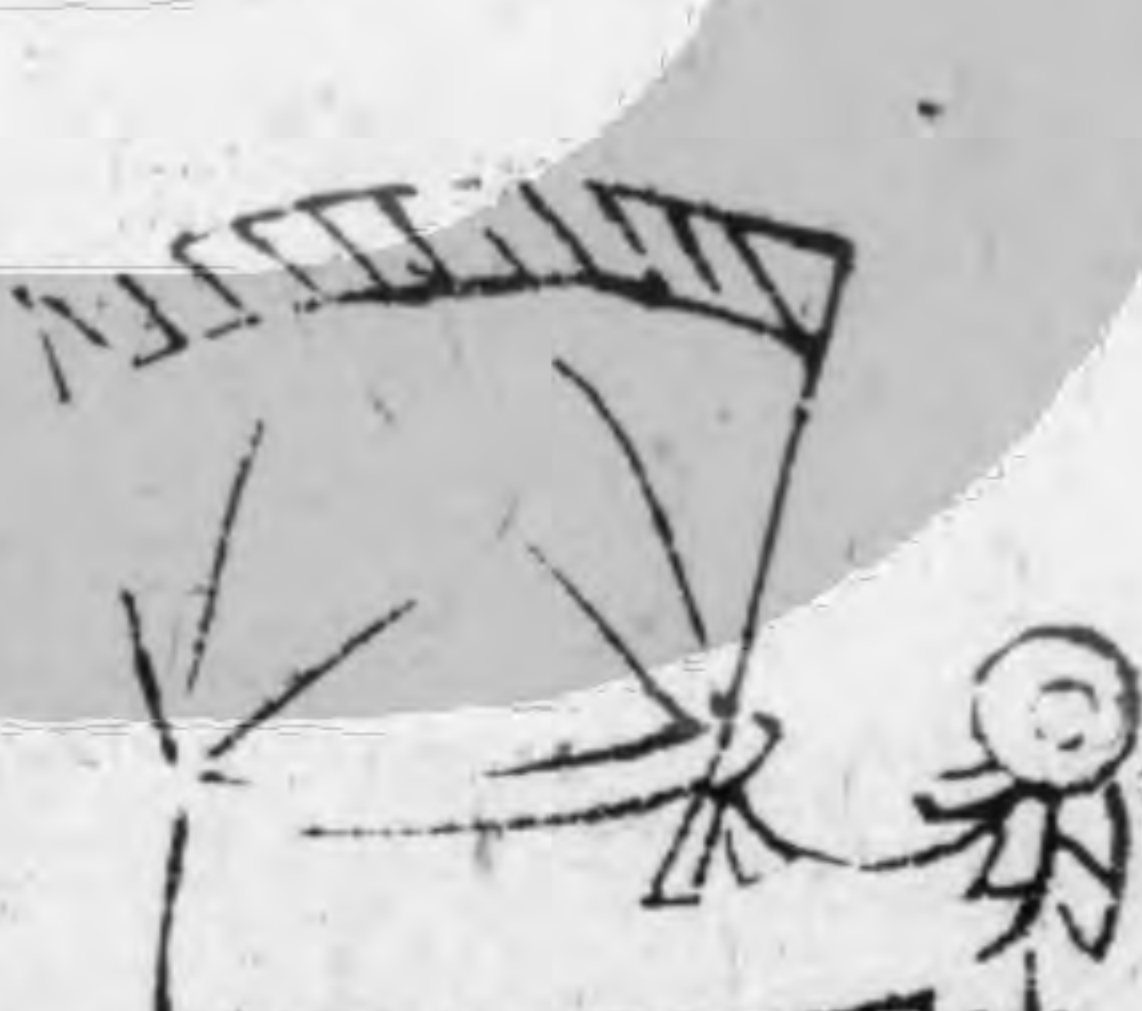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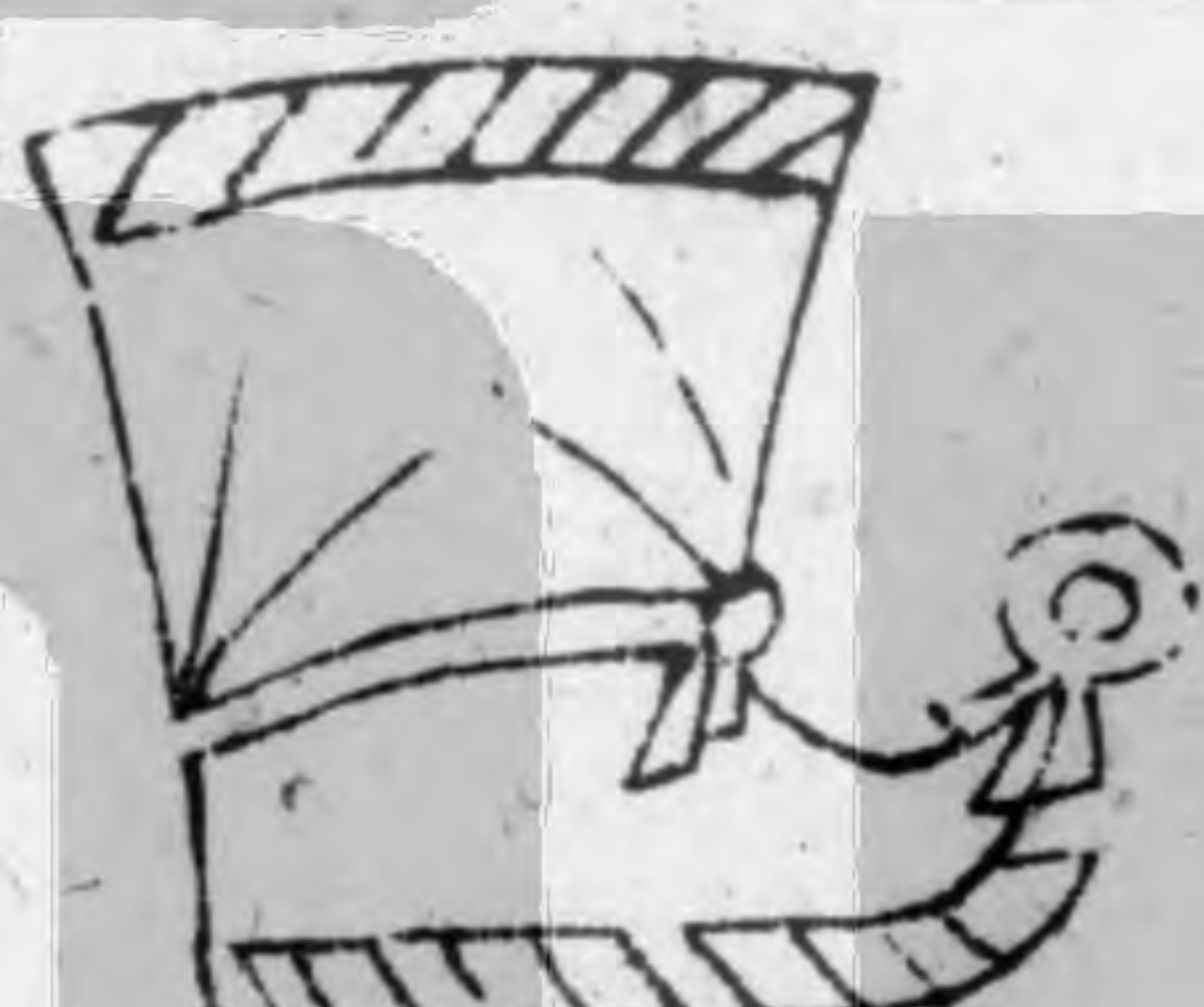
冠弁服黑烏纁赤純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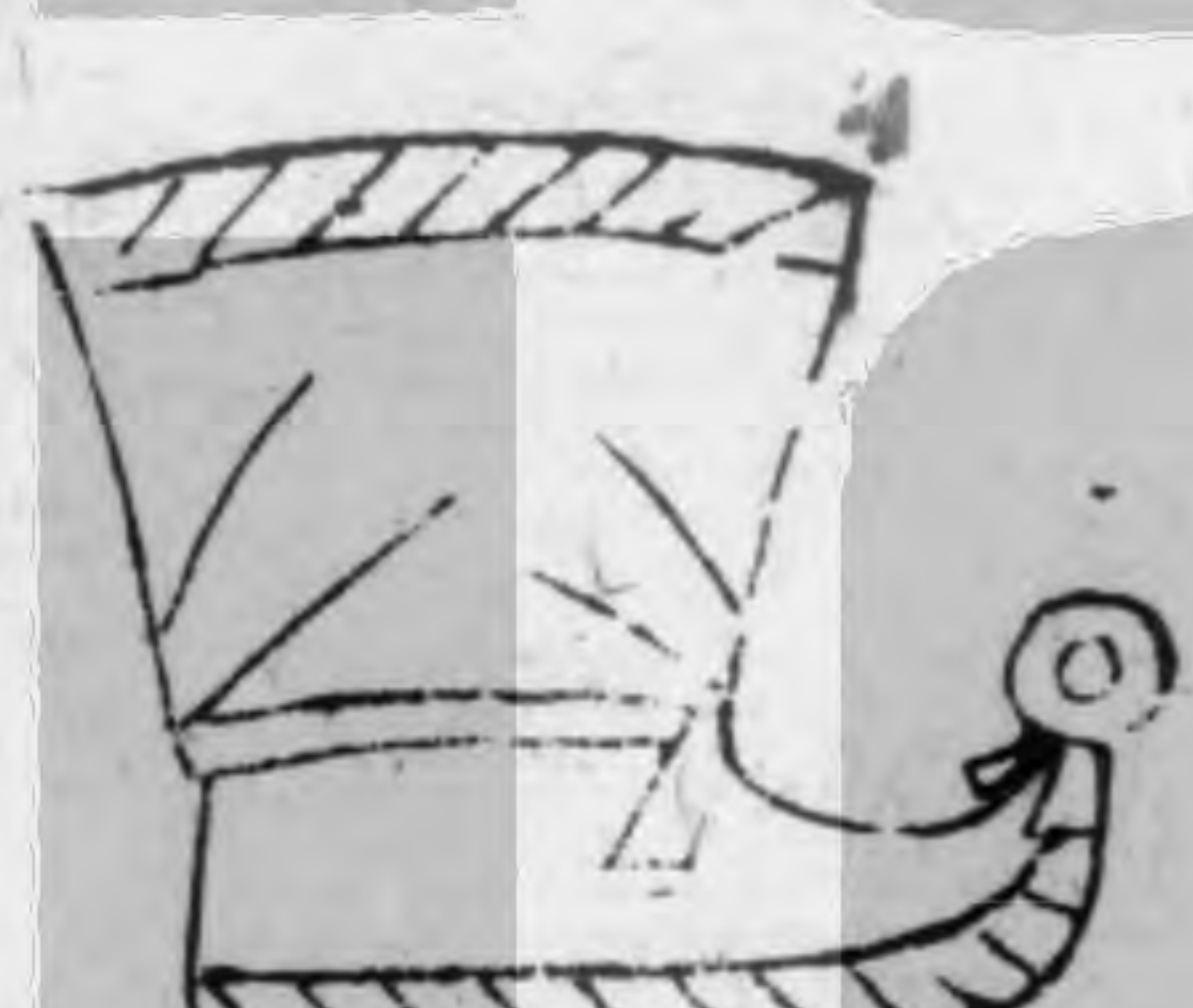
后禕衣玄烏纁黃純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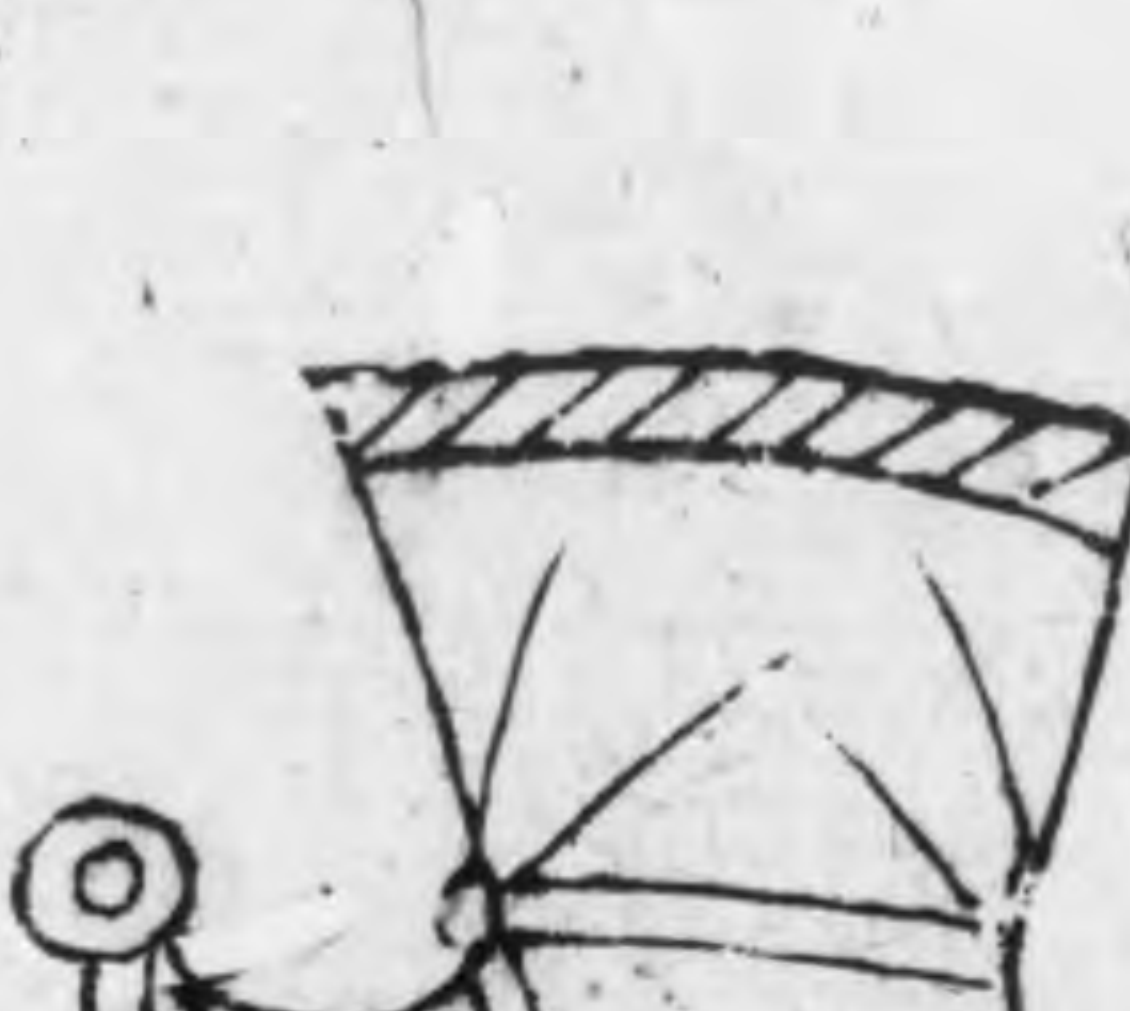
榆狄青烏纁白純綯



闕狄赤烏纁黑純綯



鞠衣黃纁白純綯



展衣白纁黑純綯



祿衣黑履

青縹純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
 絢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
 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士冠禮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
 纁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拊之緇絢纁博寸爵弁
 纁屨黑絢纁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總屨士喪禮
 夏葛屨冬白屨皆緇絢纁純組綦結于踵綦屨係也所
 以拘止屨也
 詩曰玄衮赤舄又曰赤芾金舄又曰赤舄几几檀弓曰
 有子絲屨春秋傳曰莢子豹舄莊子曰屨方屨者知地

形漢書曰孝文革舄

東方朔傳

鄭氏釋周禮謂復下曰舄禪

下曰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

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台惟祭服有舄禕衣之舄下有

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絢纁純者同色今云赤纁

黃纁青絢雜玄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

飾如纁之次赤纁者王黑舄之飾黃纁者王后玄舄之

飾青絢者王白舄之飾言纁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纁純

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皆白飾凡

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

古者衣象裘色鞞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

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玄黃青白赤

黑對方者為纁次青赤白黑黑青比方者為繡次

而冠禮黑屨青絢纁純白屨緇絢純皆比方之色特

爵弁纁屨黑絢纁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
爵弁韜不曰韜而曰韜韜衣不以布而以絀皆尊祭服故也 則凡舄之飾如績次屨
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絢青緇黑而纁純如之則纁純從
絢色可知也由是推之

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絢纁純白舄配
皮弁服而青絢纁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絢纁純

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玄舄配禕衣而黃絢纁純青
舄配榆狄而白絢纁純赤舄配闕狄而黑絢纁純黃屨
配鞠衣而白絢纁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絢纁純黑屨配
祿衣而青絢纁純司服言舄止於赤黑言纁止於赤黃
言舄上於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
氏謂雜玄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於王言冕
之表表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纁而不言旂於諸侯言玉

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纁旂而不及玉數言纁旂
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
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禩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
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
凡此類者不可勝舉而禮皆約辭以玄發之則舄屨之
辨如鄭氏之說信矣然謂韜弁衣素裳白舄此不可考
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屨人辨內外
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鄭氏謂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
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
屨凡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
命屨而已蓋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
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纁屨爵弁
而上之屨也黃屨鞠衣之屨孤卿大夫之功屨白屨黑

屨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嬪孤妻內子功屨亦白
屨黑屨以其服展衣祿衣故也女御士妻以黑屨為命
屨以其所服者惟祿衣故也詩云赤舄几几玄衮赤舄
赤芾金舄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者
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灌尊黃彝
纁裳赤黃馬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鄭氏釋斯干詩
黃朱則舄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屨與鄭氏之所傳
者異也

禮書卷第十五終

禮書卷第十六

纁

純

鞮屨

鞮

童子屨

紉

綦

用屨脫屨之節

童子服

纁



士虞禮口足有緣之爵謂之纁爵則纁緣也鄭司農曰
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為下緣鄭康成曰纁縫中紉正

我曰總者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

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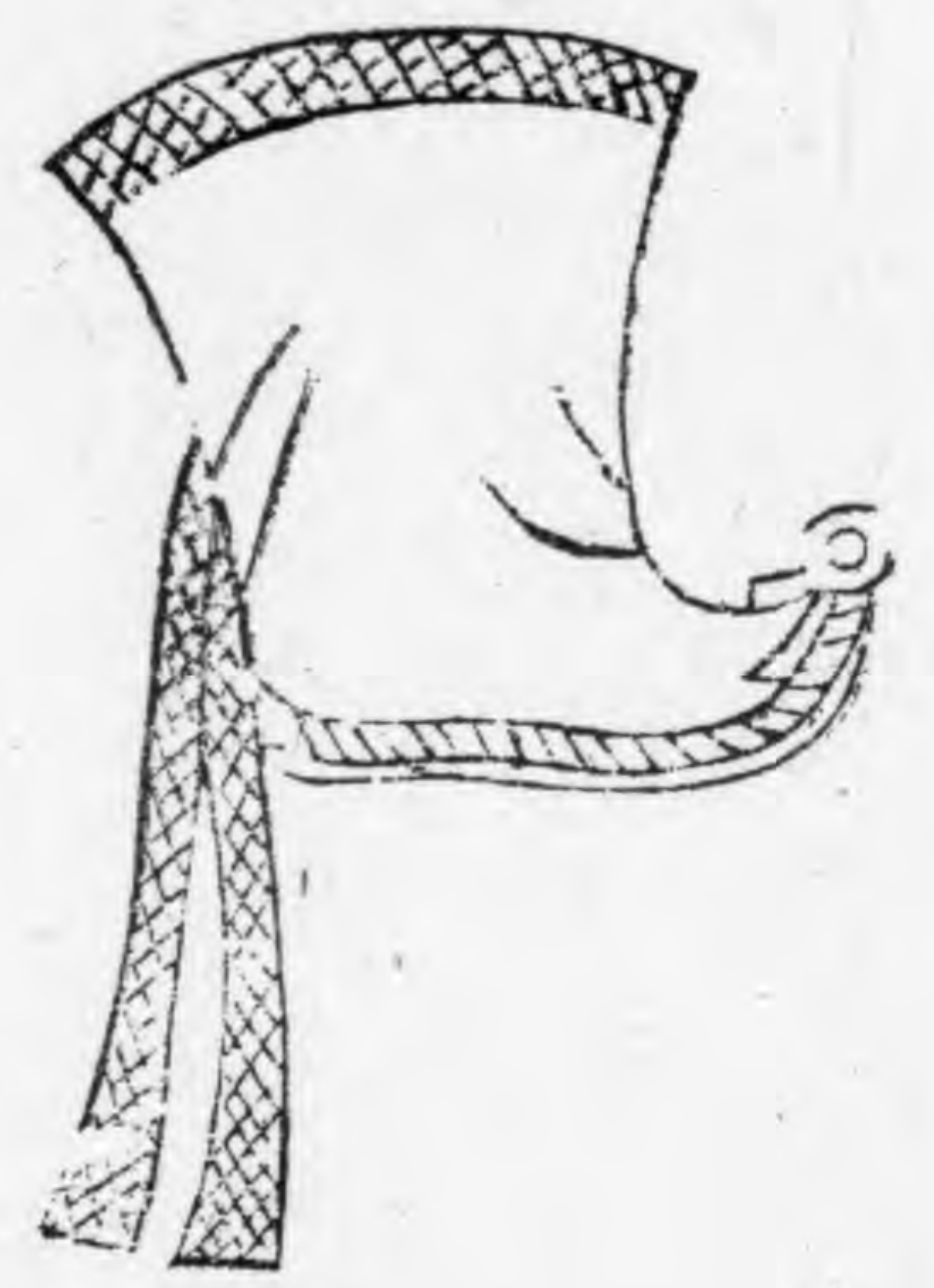
履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約說文曰纒布縷也纒繡約也鄭釋履人曰約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履為之頭以為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約者約在履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曰約謂履頭以條為鼻或謂用縲一寸屈之為約約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約以絲為之所以白拘戒猶幅所以自福束也童子不約未能戒也喪履無約去飾也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履無約人臣去國鞮履

不約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為口緣

綦



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約內則曰履著綦莊周曰正縻繫履鄭氏曰綦履繫也所以拘止履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約止足折也

鞮履以革為之周禮有鞮履氏曲禮曰鞮履素箠鄭氏曰鞮履無約之菲也

用履脫履之節

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履隱辟而后履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

降說履揖讓如初升坐說履主人先左賓先右不燕禮賓及

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正義曰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履不云

曰戶外有二履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履侍坐

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屏

於側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內則曰履著繫

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

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履少儀曰排

闔說履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於

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敬禮凡祭於室

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

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筭爵與夫尸饗

餽食之節皆不說履而尸坐亦不說履以其侍神不敢

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說履以其

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履不上於堂在室則

履不入於戶排闥說履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

則否然則君履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履必屏於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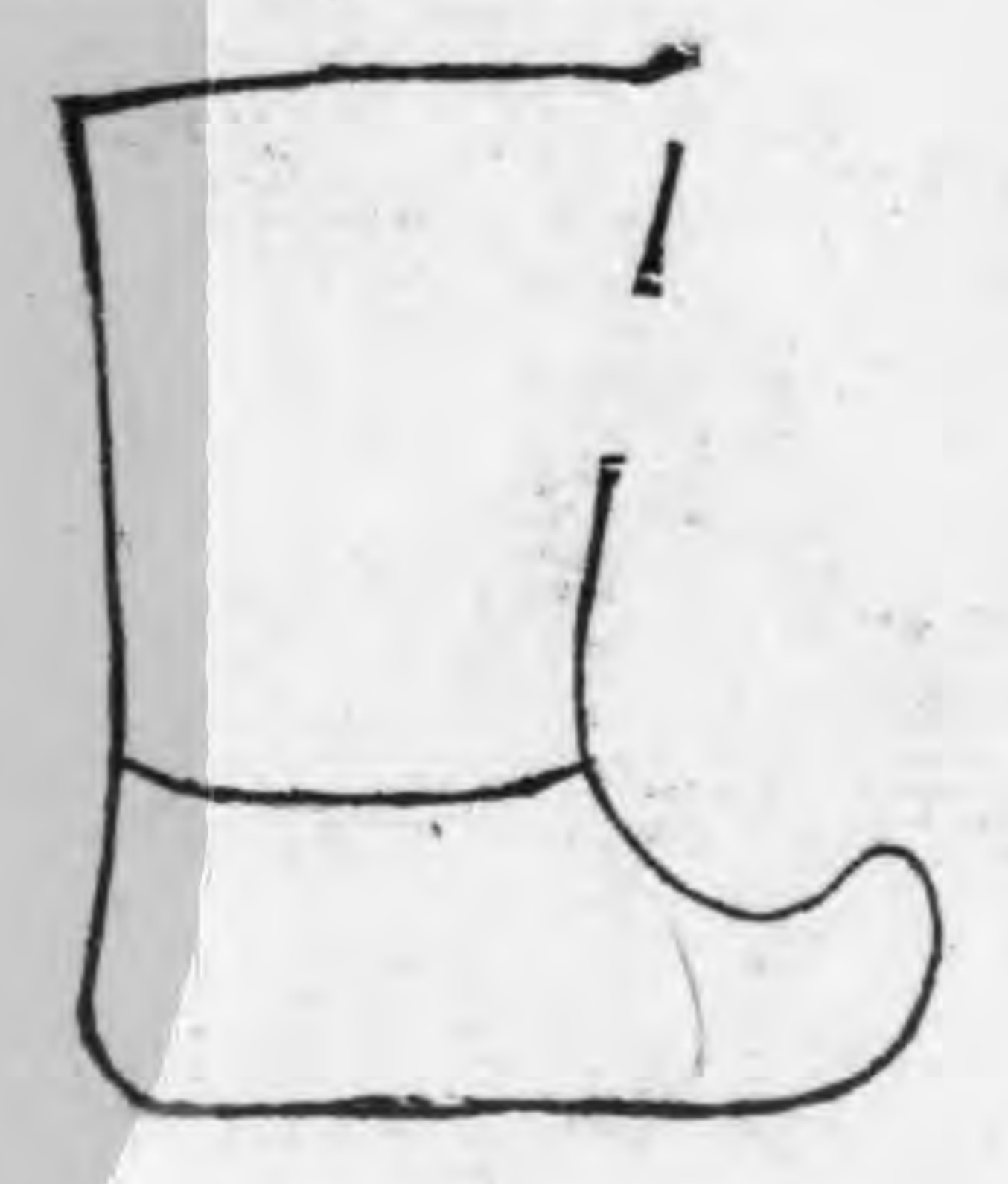
取履必隱辟納履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

必主人先左賓失右紘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履

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声子鞮而登席其君戰手而怒

之此知說履而不知跣也後世人曰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履也漢魏以朝祭皆跣
亦不解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
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財尚書並門外下車復梁天監中
尚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詔可隋志
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詣三公至黃閣下復過閣還著履唐
志元正冬至受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置於席升開室通禮
太廟晨裸饋食并掃拾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

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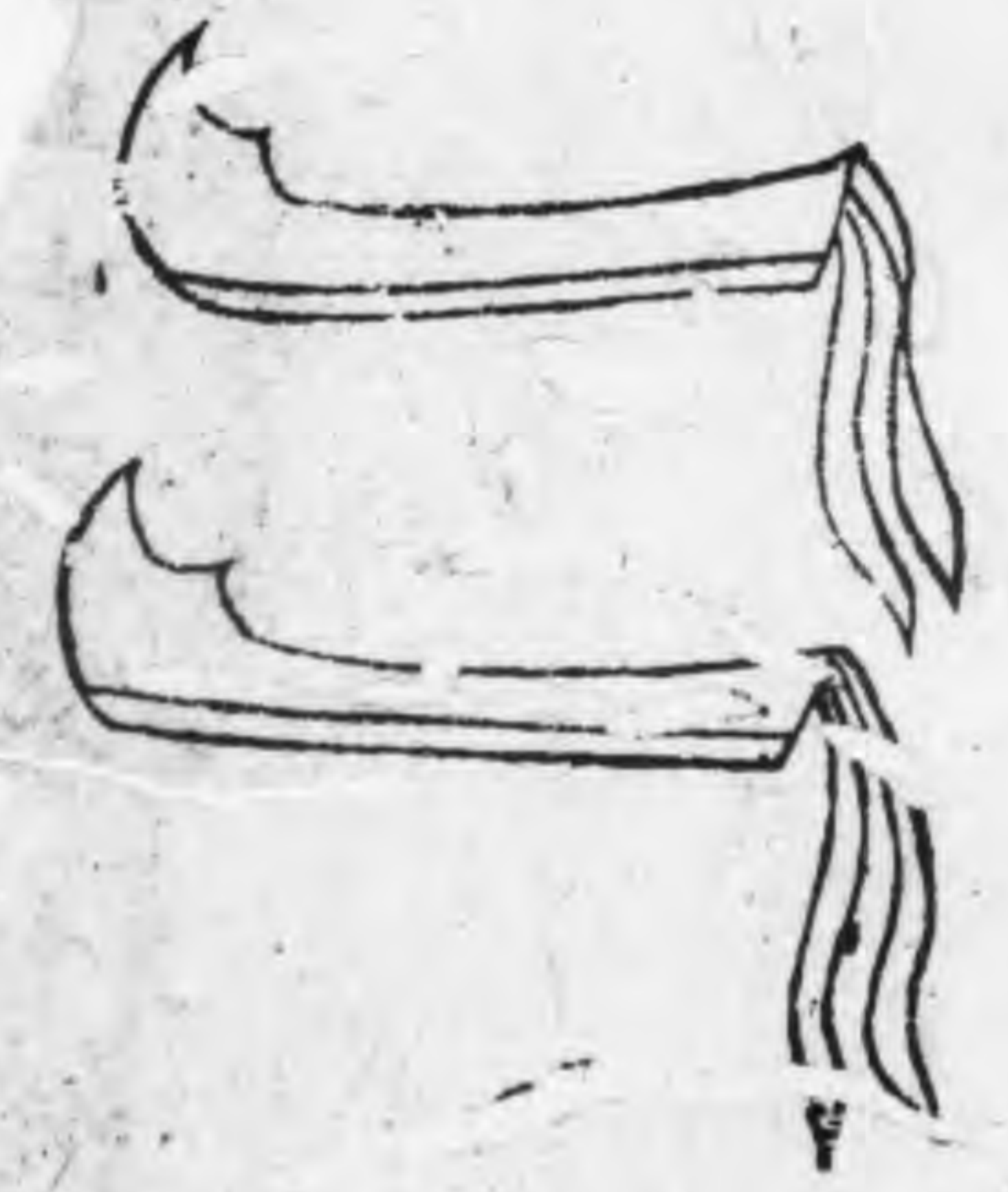
左傳曰鞮而登席則履有鞮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鞮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鞮之士則鞮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按禮跣鞮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

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禮行者應皆跣鞮蓋方是時有不跣鞮者故議者及之

童子服
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細錦束髮



童子履
白履無絢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童子
不衣裘裳內則十年學書計不帛襦袴玉藻童子緇布
衣錦緣錦紳并細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
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總服聽
事不麻見先生從人而入然則童子緇布衣錦緣此冠
禮所謂采衣也不裘為其消陰氣也不衣裳為其未預
事也不屨約未拘之以行戒也無總服聽事不麻經未
責之以盡恩也問喪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
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則不總不麻不當室者之禮也既
夕禮朔月童子執帚從徹者而入卒奠從執燭者而東
入則燭先而徹者後出則徹者先而執燭者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不同少儀曰適有喪者曰
比童子曰聽事公卿之喪曰聽殺於司徒則聽與立主人
之比者皆適有喪者之事也夫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

先王制禮常寬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紒而
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則
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
廬豈特無總服聽事不麻而已哉雜記童子不儻不廬不杖不菲不廬几皆
以為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
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